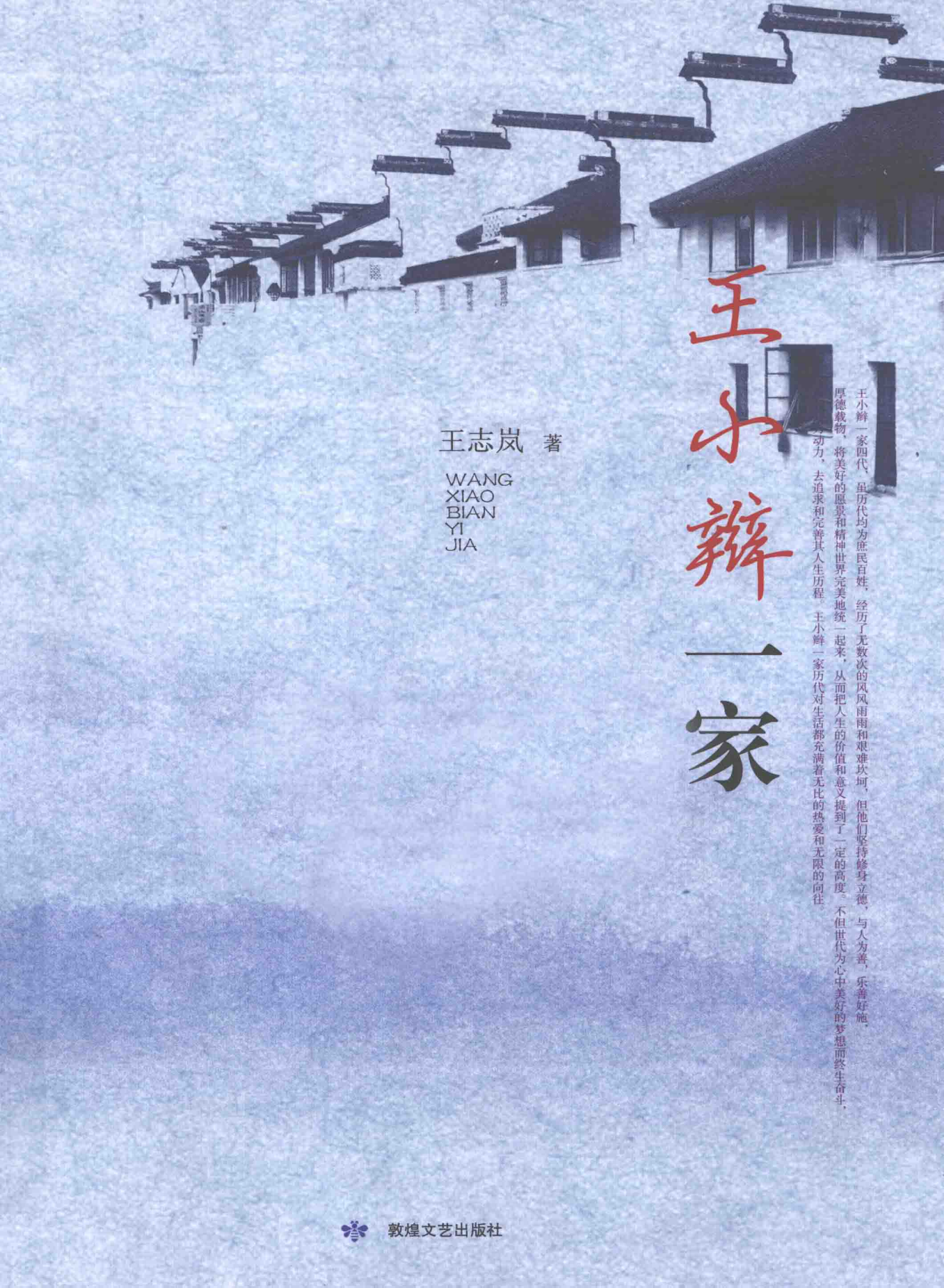




王小辫一家

王志岚 著

WANG
XIAO
BIAN
YI
JIA

王小辫一家四代，虽历代均为庶民百姓，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和艰难坎坷，但他们坚持修身立德，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厚德载物，将美好的愿景和精神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不但世代为心中美好的梦想而終生奋斗，为动力，去追求和完善其人生历程。王小辫一家历代对生活都充满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向往。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王小谟一家

王小谟一家四代，虽历代均为庶民百姓，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和艰难坎坷，但他们坚持修身立德，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厚德载物，将美好的愿景和精神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不但世代为心中美好的梦想而终生奋斗，更以此为动力，去追求和完善其人生历程。王小谟一家历代对生活都充满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向往。

王志岚 著

WANG
XIAO
BIAN
YI
JIA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小辫一家 / 王志岚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468-0692-1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7300号

王小辫一家

王志岚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434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68-0692-1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自序

愿景是一种理想形态,是梦想,亦是一种思想表现形式。前者强调社会或人的功能,后者体现人的思想道德感情。当前,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但社会道德缺失的状况却令人担忧。一些人不以立身修德为本,以孝为先,以善为仁,形端守信,面对现实去构建自己美好的理想,从而热爱生活,并为之而奋斗;而是心中世界荒凉,悖于社会之潮流,一切只向钱看。置人生之价值和意义于不顾,从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扰乱了社会和立国之本,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此,应该是提高警惕和加强教育的时候了。

王小辨一家四代,虽历代均为庶民百姓,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和艰难坎坷,但他们坚持修身立德,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厚德载物,将美好的愿景和精神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不但世代为心中美好的梦想而终生奋斗,更以此为动力,去追求和完善其人生历程。

王小辨一家历代对生活都充满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向往。他们一家充满了对人的尊重。他们生长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民风纯朴,品德善良,勤奋向上,生生不息,以自己的所能为社会贡献了微薄之力。

王小辨一家对生活无比的忠诚。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把美好的愿景作为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从而心中没有世界的荒凉,并用勤劳的汗水和双手,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去书写人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彰显了平民百姓的风采和雄浑气魄。

王小辨一家除少数成员有不轨行为外,都是形端表正,处世救世,乐善好施,以仁义道德为己任,坚持以德育才,心公不昧,自然人心融为一体,无丑污之辱。

王小辨一家历经无数次苦难和坎坷,希望不灭,愿景在心,积极向上,乐观豁达,淡泊明志,困难面前不低头,居安思危,正视现实,苦中有乐,勉励现前之业,图

谋未来之发展,不求荣达,希冀百姓平常生活,透露了其一家世代的气质与品德。

愿景是理想亦是梦想,是人的情感而不是梦幻。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可以实现自己所设计的美好愿景和理想的,但愿人们都能为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景和梦想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王志岚

二〇一二年十月

目 录

第一回	六百年愿景不断 怎奈何世道人心	001
第二回	天人相欺路坎坷 迁徙偏又遭风雨	008
第三回	振家业王祥娶妻 家业初兴即遭窃	014
第四回	窃贼放火烧庭院 家毁财空梦茫茫	021
第五回	张氏气郁路不归 王仁含恨赴黄泉	028
第六回	王祥幼肩担家业 为防暗算夜壁眠	041
第七回	宋梅薄命离人世 王祥迎娶刘氏女	047
第八回	连生三子家兴旺 盼儿成才精气爽	055
第九回	不肖子顽劣逃学 褻渎土神遭众怒	063
第十回	闹学堂气走老师 游手好闲染恶习	069
第十一回	一口大烟埋毒根 学徒不轨遭解雇	081
第十二回	偷大车吸毒惹祸 蔡保长趁机讹诈	089
第十三回	挖祖传钱财逃逸 王祥气攻心成疾	097
第十四回	王迩怒气从北伐 不肖子又惹祸端	110
第十五回	王祥夫妇双染病 薄命李莹赴黄泉	118
第十六回	身心碎陈婉悬梁 王喆二次闹分宅	125
第十七回	为传宗王仲再婚 王迩归赚娶徐芳	134
第十八回	王明饶娶牡丹女 王升徐州结良缘	145
第十九回	日寇侵华碾铁蹄 徐芳月子巧藏娇	153

第二十回	为抗日王德参军 血染沙场报国家	158
第二十一回	刘洁过操劳成疾 王祥卖布赚绰号	165
第二十二回	巧姑探亲回娘家 堂前团圆添喜气	170
第二十三回	刘洁怀抱孙辞世 王仲抱养曹家女	178
第二十四回	劣子吸毒偷薯苗 王区长借机勒索	186
第二十五回	王书施计借耕牛 丧尽天良害舅父	195
第二十六回	王祥登刘府赔罪 刘震气恼命归阴	201
第二十七回	王书复仇当团丁 双枪对峙险火并	206
第二十八回	王传新恼怒报复 王祥一家又遭殃	212
第二十九回	俊张华心结难解 排愁吸毒自染疾	218
第三十回	王喆辞城再回乡 王祥怀弟再割宅	226
第三十一回	王喆养家展手艺 张华病笃不归路	233
第三十二回	徐芳恻隐收小玉 王明茅屋避风雨	244
第三十三回	刁李灵装疯卖傻 两卖房屋讹兄长	251
第三十四回	李灵年关无粒米 王书豪赌惊四座	260
第三十五回	李淹竣女儿闹事 李灵装神又弄鬼	265
第三十六回	李灵丧心告兄嫂 遭斥责装疯出走	271
第三十七回	国民党征兵王书 劣子逃遁殃及兄	281
第三十八回	蒋匪军垂死挣扎 王仲修树遭横祸	286
第三十九回	蒋介石全面内战 匪军洗劫高王庄	291
第四十回	暴雨肆虐似大海 王迩热泪洒棉田	296
第四十一回	徐芳义留逃难人 于光一家得度命	299
第四十二回	假行僧闯门讹诈 徐芳怒斥三无赖	305
第四十三回	宋金刁上门勒索 韩秃子从中揩油	308

第四十四回	窃贼夜闯王家院	王迩智勇驱窃贼	314
第四十五回	高阿头突发重病	王祥全家施义举	317
第四十六回	王明乱哼调侃调	秀水佯装受欺凌	323
第四十七回	王升寻李平说理	李明理屈词又穷	329
第四十八回	王明闯关东历险	淘金梦圆丧黄泉	336
第四十九回	徐婉探胞姐求救	徐芳接济两小妹	352
第五十回	王迩随军作向导	王仲支前战淮海	360
第五十一回	王迩首任农会长	土改耕者有其田	366
第五十二回	娃娃摔跤启心扉	徐芳欲订娃娃亲	374
第五十三回	点点剪纸献徐芳	豆豆乱点鸳鸯谱	379
第五十四回	夫妻悉心育五子	喜送三子进学堂	384
第五十五回	闹春日棒打春牛	小玉拜春仙附身	390
第五十六回	俊儿亮儿俩相爱	有缘无分两迷茫	395
第五十七回	徐芳率众童踏春	亮儿牡丹园赋诗	402
第五十八回	贤徐芳相夫教子	敬老爱幼皆口碑	412
第五十九回	王祥家喜事不断	豪兴设宴谢亲朋	417
第六十回	互助组花开大地	美好愿景梦又回	424
后 记			429

第一回 六百年愿景不断 怎奈何世道人心

飞雪迎春，转眼间又到了阳春三月。王仁吃过早饭便从房里出来，他抬起清癯的脸庞，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嘴里自言自语地道：“三月清明榆不老，二月清明老了榆。”近几天来，他一直心事重重地惦记着清明祭祖的事。

王仁一家是个大家族，是王河寨的老户。自明初由山西洪洞县迁徙至王河寨到现在，算来已有六百余年。据说，迁徙时的老祖宗名叫王麟，是卫所的一员武将，不仅精通武艺，而且善于奔跑，速度能追上兔子。刚迁来时，王河寨方圆几十里还是一片荒凉不毛之地，系因黄河泛滥所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王麟一家三口受命屯田戍边来至王河寨，王河寨的村名还是他起的呢。徐州府伊按律核定王麟一家可圈耕土地五百亩。自此，王家便一代又一代的在王河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下来。

王仁的家庭是王氏家族的一个分支。父亲伯汉和母亲赵氏已于一八八六年前双双亡故。伯汉和赵氏生有五子一女，长子王仁，次子王义，三子王礼，四子王智，五子王信，女儿王涵。王仁生于一八五〇年二月，父亲去世时年方三十六岁，持家立业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伯汉去世时，给五儿一女留下土地一百一十亩，宅基地十亩，二进四合院一座，瓦、草房二十五间，大牲畜六头。后院正堂坐北朝南，是明三暗五的瓦房，双瓦叠脊，屋山麒麟迎瑞，中间凤凰盘踞，一派祥和。东西房两侧各三间，四间南房过堂也是一砖到顶的瓦房。前院东西房也各是三间，南房过堂仍为四间。除过堂散水是瓦卷边芦苇房外，其他都是一砖到顶的瓦房。高大黑漆的大门，两边双石狮子守护。一家每年下来可收获各类粮食两万余斤，再加上一些农副产品收入，日子虽不十分富有，但还是很红火的。

不料伯汉去世还不到两年，弟兄几个便闹着分起家来。家族世遵古训；“有父母从父母，未有父母从兄长。”论理说弟兄几个应该听老大王仁的，况且他为人忠厚老实，吃苦耐劳，一直勤勤恳恳地维持和发展着这个大家庭。但人心叵测，世道多舛，三弟王礼和五弟王信却暗中闹着要分起家来。两个到处煽风点

火,说风凉话,谣诼不断。什么王仁把持家业是另有图谋饱藏私心啦,是想占便宜呀等等。五弟媳林氏更是尖酸刻薄,经常指桑骂槐,指鸡骂狗。他指着一只抱窝的老母鸡骂道:“抱你娘的什么窝,鸡儿都长大了,还不是想自己多吃多占些。你不管它们有多好,你舒坦它们也自由,有本事的坐着吃,没本事的刨着吃,谁也不连累谁!”王义、王智虽不吭声,但心里却在蛊惑和支持。王仁目睹这一切心里非常难过,他心里滴着血。前天夜深之后,悄悄地跑到伯汉、赵氏坟前痛哭了一场,向父母诉说了自己的委屈,自惭对不住列祖列宗。他泣告父母道:“为儿不孝无能,只能把家分了,让这个大家庭在自己手里毁了。”

王仁表示同意分家后,便依照祖传规定,请了族长王炎和娘舅赵乾主持分家事宜。他拿出了父亲去世前亲自书写的遗嘱和家庭财产清单,交与族长和娘舅,并首先提出了分家的意见:“土地一百一十亩,老四、老五各分二十五亩,其余三兄弟各分二十亩;房屋二十五间,后院正堂分给老五,三间东房和过堂东两间分给老四,三间西房和过堂西两间分给老三;前院三间东房和过堂东两间分给老二,三间西房和过堂西两间留给自己;宅基地十亩,人均各两亩,谁搬家盖房按二亩地大小设院,四个兄弟占用后剩下是自己的;大牲畜六头,老五选牵两头,剩下的依次由老四、老三、老二各选牵一头,最后的一头归自己。另外,还有祖传遗产大洋一百六十块,老五、老四各三十五块,其余三兄弟每人三十块;铜钱一百二十吊,老五、老四各三十吊,其余三兄弟每人二十吊。”王仁讲了分家的意见后,王炎和赵乾便背靠背地征求其他四兄弟的意见,完了后把王仁五个兄弟叫到了一起,说明了争取意见的情况。王炎道:“老大高风亮节,吃亏在前,体恤兄弟,大家一致赞成,无有异议,就按你们大哥提的意见分吧!”说罢又笑向赵乾,争取赵乾的意见。赵乾道:“老大气宇难量,你们几个应该得能莫忘。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族长也赞成,就这样分吧。”这时,老三王礼突然把脸一沉道:“过堂大家走,分给我不合理”。王炎道:“要不你给老大换!”王礼不语。王仁笑道:“三弟觉得吃亏,再把我分的银元给三弟十块。”这时王礼才咧着嘴笑了起来。

王仁弟兄们分家后,各家的积极性都高涨了起来。原来老三和老五干活时拈轻怕重,挑肥拣瘦,见了重活就溜,即使是干轻活时也是马马虎虎,蜻蜓点水似地玩着障眼法,现在都挽着袖子大干起来,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王仁

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心想，他们只要能干，能把日子过好，也不失分家的好处。自己仍一如既往，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精心地耕耘着分得的二十亩土地。他早出晚归，锄草松土，施肥灌溉，捉虫驱鸟，成天价泡在地里。夫人张氏除了操持家务外，一有空就下地帮助王仁干活，晚上纺棉织布，日子过得红火温馨。王仁也自感轻松了许多，不再操那么多的心了。三年后，他又买了五亩土地一头牛，所生二子一女也都渐渐长大成人。长子王祥生于一八七〇年五月，已就读私塾两年，次子王喆比哥哥小三岁，明年也将就读私塾，女儿王环已跟着母亲学起针线来。一家人祥和和和，日子越过越美好，寨里的人都说王仁又暄了起来，大家异常羡慕。可是老三王礼和老五王信分家还不到半年，劳动的劲头就没有了，他们畏于劳动的艰辛，便慢慢地懒散起来。庄稼种上后，疏于管理，施肥灌溉不及时，锄草松土潦潦草草，一年的收成仅比王仁家的一半多一些，寨里的人见了不少人冷眼相看，多有讥讽。

老三王礼看到王仁一家芝麻开花节节高，急红了眼，不时地嫉妒起来。于是，便唆使老婆邓氏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王仁家富，日子过得好，又要地又买牛，都是私吞了老祖宗留下的家产，分家时瞒着未报得来的，还不知他私吞了多少银元珠宝呢！有些人还说他能干大方，尽是让着弟兄们，真是天知地知，还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同时，还串通老五家林氏造谣说：“有人夜里看见王仁抱着个黑罐子往西地里去了，可能把私吞的金银财宝偷偷地埋在地里了，说他老实鬼才信呢！”

王仁听到这些话，气得一言不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虽不为所动，但心里也感到十分痛苦，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泪往心里流，一连在床上睡了三天。夫人张氏道：“你不吃不喝，光躺在床上生闷气能有啥用，他们胡说八道，咱得正本清源，依我看，还得请出老族长和娘舅出来说话。祖上留下的钱物，父亲去世前当着你们几个弟兄的面写了遗嘱，并亲自用了印，总不能任由他们胡说。”

次日，王仁首先拜见了族长王炎，接着又到了娘舅赵乾家，向他们分别诉说了老三、老五夫妻造谣生事，诬陷自己的情况，请求他们说句公道话，给老三老五做工作。王仁流着眼泪道：“我父亲去世还不到两年，尸骨未寒，他们就闹着分家，无奈我应允了，依了他们。父亲留下的遗产，他老人家在临去世之前便亲笔写了遗嘱用了印，叫我把族长、娘舅和我们兄弟五个都叫到了他的跟前，当着

族长和娘舅的面向我们兄弟几个做了交代，族长和娘舅都是证人，情况非常清楚。现在三弟、五弟又说出这种话来，真是让人气愤，令人心寒。”王炎和赵乾听了后骂道：“这两个不肖之子，有什么闹的，你们父母留下的家产一清二楚，分家时你又处处让着他们，他们自己过不好怨谁，真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第二天上午，王炎、赵乾便一起来到了老三王礼家。王礼一看王炎、赵乾脸儿都沉着，便知道了事情的八九。王礼沏上茶后，王炎、赵乾让王礼把王信找来，就说我们有事情要给他说明。王礼找到王信后，先是用眼瞟了一下，心照不宣的递了个眼色，接着便道：“坏啦，可能是老大告了状，族长和娘舅找到家门上来了，你看怎么办，挨训是定了！”王信把头一扭，奸笑道：“怕什么，嘴是两张皮，我们不承认，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这两个老不死的，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倚老卖老！”

二人边走边说，不一会儿便来到王炎、赵乾跟前。王炎动着气劈头就问：“这些日子你们在干什么，说什么来着？一天胡说八道，数典忘祖，恶语伤人，我们都听到了。王仁是你们的大哥，他哪些地方对不起你们，地分给你们好的，房子分给你们好的，地和钱还多分给你们，要盖房子宅子随你们自己挑，处处让着你们，还要怎样？做人要讲良心，不能昧着良心瞎说！”赵乾气道：“我是看着你们弟兄几个长大的，要说你们的大哥，那是百里挑一，他哪里不好？你们的父母活着的时候，寨里的人哪个不说你大哥孝顺。对你们几个兄弟，他总是倍加呵护，重活他抢着干，有点好吃好穿的先让给你们，孩子们一块玩恼了，他总是先责骂教训自己的孩子。这次分家，刚才老族长已经说了，你们还这样对待他，我真替你们脸红。你们两个也不小了，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学会做人的道理，真是两个混账东西！今后，我再听到你们两个不说人话，非打断你们的腿不可，还要替你哥到衙门里去告你们！”赵乾越说越气，脸都气青了，眼里含着泪水。王礼、王信一看族长和娘舅都动了气，便连忙赔不是道：“不该惊动二老，惹二老生气了。”接着又道：“有些话都是他两个婶婶说的，别人又添油加醋说了些闲话，我们能说大哥些什么，那不叫别人笑话。”王炎气道：“别耍赖了，快去把你大哥叫来，当面向他赔个不是。”王礼、王信傻了眼。王礼赶快使了个眼色，让王信把王仁找了来。王礼、王信当面向王仁赔了情道了歉。王仁叹了口气道：“算啦，算啦，自家兄弟，也用不着赔什么情道什么歉。常言道家和万事

兴,只求今后大家搞好团结,好好地过日子。”王炎听了王仁的话道:“你们听听你大哥说的,你两个今后都要自重一些,向你大哥学着点,好好地处世做人”。说罢,便携着赵乾离开了王家。

王礼、王信被王炎、赵乾狠狠地剋了一顿,感到恶气难消。王信更是恼羞成怒,咬牙切齿道:“咱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自此,王礼、王信表面上对王仁尊敬三分,暗地里却又处处对王仁一家使绊子,找茬儿。王礼的老婆邓氏天天指桑骂槐,见了王仁的孩子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说长道短,骂个不停。王信的老婆林氏今天骂王仁家的鸡啄了他家的菜,明天骂王仁家的羊啃了他家的庄稼。气得王仁把鸡全都宰了,把羊全都卖了。林氏又寻来了新噱头,骂王仁家烧锅做饭冒的烟都刮到他家里去了,存心要把他们一家熏死。同时,还经常将王仁家水缸里的水舀出来泼洒倒掉,气得王仁和夫人张氏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忍耐,不予理睬。

王礼、王信夫妇视王仁一家为眼中钉,觉得指桑骂槐已不解其恨,便欲将其赶走而后快。一天,寨东头的刁三来王信家串门,林氏便顿起心机,何不借刁三这个地痞无赖把王仁一家赶走!于是,她先与邓氏密商,后又和王礼、王信一起密谋,决定使银子让刁三去干,各出大洋十元。

刁三,名成,原籍山东曲阜人氏,因灾随父逃荒落脚至王河寨。此人从小刁横,一身流气,仗着赤贫耍赖,偷鸡摸狗,讹诈四邻。因此,寨里人送给了他一个绰号“刁三”。一天,王信把刁三叫到王礼家,王礼、王信夫妇四人均都聚集在场,刁三屁股还没坐稳,邓氏、林氏便骂起王仁一家来。林氏佯装受了王仁家的气,眼含泪水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仗着富,一家大人小孩都欺侮我们,这个气受到啥时候是个头。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真的不愿意见到他们,现在不是我走就是他飞!”刁三一看情势,便已心知肚明。心想:他们是想让我把王仁一家赶走。于是刁钻地道:“这事……”未等刁三开口,王礼便把明晃晃的二十块大洋往桌子上一放,笑道:“刁兄办事机灵,这事非刁兄莫属。”刁三一见大洋,眼珠子便骨碌着冒出了红光,双手痒痒得难忍,忙伸手去拿银元。这时王礼一把抓住刁的手,笑道:“兄弟莫急,我看是这样:事成之前先拿去十元作为定金,事成之后再将剩下的十元奉上”。刁三顿表迟疑,不高兴地看了王礼一眼,转眼又奸笑道:“那就按三哥说的办。”边说边把十块大洋装进

了兜里。这时王礼咬着刁三的耳朵道：“如此这般……”刁三龇牙咧嘴地扑哧一笑道：“就请两位哥哥把心放在肚子里，等着看我刁三的吧！”这时，王礼让夫人邓氏端来了早已备好了的四个小菜，一瓢好酒，遂与王信、刁三一齐痛饮起来。王礼道：“今天一醉方休，预祝大事成功！”王信道：“不醉不散！”刁三把胳膊一撻，猛地端起酒杯叫道：“干，干，干，今天喝他个一醉方休！”三人把酒言欢，又关起门来密谋了一阵。但终因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因此，亦不敢大声张扬，猜酒行令。三个人一直喝到三更方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刁三便与同伙二狗、黑四等商量密谋，伺机陷害王仁一家。刁三对二狗、黑四道：“你俩只需暗中协助，事成之后每人赏给大洋三块。”二狗、黑四佞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事隔三日，雨过天晴。王仁夫妇和王祥装车往西地里送粪，以备春耕。但当大车走到刁三地里路中间时，一条绳子横将大路拦断，绳上挂有一张字条，上写道：“下雨修路，大车路过，请留下修路钱。否则，请另选它道！”王仁上前一连看了两遍，苦笑道：“咱们赶车回去吧，今天不送粪了。”张氏不解地道：“这是哪档子事，不是明火执仗地欺人吗？”一连三天，绳子未解，王仁无法给地里拉粪。春耕在即，为了不误农时，王仁只好去找甲长闫福。闫福到路上系绳处一看便骂道：“这个无赖又想玩什么神，搞什么把戏？手又痒痒了。”遂立即将绳子解了拿去，并道：“有什么事叫刁三来找我，看他怎的，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这个刺头！”这时，王仁才得以把粪拉到地里，耕作后种上了庄稼。但一种不祥之兆便笼罩在王仁心头。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着自己与刁三的关系，自己并没有做什么错事，更没有对不起刁家的地方。刁三虽然顽劣，自己也没有惹过他，说过他的坏话，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过意不去，莫非……他想来想去，仍不得其解，继续蒙在鼓里。

十天后，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王仁忙完春耕后，照例将牲畜拴在大门口西边的老槐树下，谁知中午从地里回来去牵牲口回家喂草时，老黄牛却不见了。王仁顿生疑虑，急得头上直冒汗，夫妻俩午饭未做便找起牛来。儿子王祥、王喆放学回家后不见了父母，便到处寻找。附近的四邻也都帮助找寻，王祥、王喆去家西地里寻找。出村不远碰到邻里的伙伴高鹏，王祥急忙便问：“你看见我爸爸妈妈了没有？”高鹏笑着用手一指道：“看见了，大伯大娘到西边去了，不知道是

什么事。”话还没有说完,他又猛地回头拍着脑袋道:“是不是找牛去了?早上九点多钟时,我看见刁三牵着一头牛急急忙忙赶着向西走去,他家又没有养牛,不知牵的是谁家的。”王祥、王喆听了后飞也似的去追赶父母,他俩边跑边喊,同时向一条南北方向的小河北向跑去。他俩跑了一里多路,在小河的一个拐弯处发现了自己家里那头黄牛。只见牛的前后腿都被绳子捆着,嘴也被绳子绑着,老牛在甩着头挣扎,呼哧呼哧地直喘着粗气。王祥顾不上擦一把汗水便赶快跑上前去,先给老牛解开了捆嘴的绳子,又和王喆一齐解开了捆绑牛腿的绳子。老牛得救了,半天才爬了起来,王祥心疼地抚摸着老牛,兄弟俩便牵着老牛回家。这时,妹妹王环也大声呼喊着重父母,呼喊着重王祥、王喆。王环见两个哥哥把牛找了回来,遂跟着王祥、王喆回到家中。因父母不在,中午家中无人做饭,兄妹三个便只好喝了点凉水,吃了点凉馍上学去了。刚出门不远便看到父母亲急赤白脸的往家走,累得满头大汗。王祥见状飞奔着跑向王仁,把刚才发现牛的情况告诉给了他。王仁欣慰地抚摸着王祥、王喆的头道:“好孩子,你们上学去吧,爸爸妈妈知道了。”

王仁夫妇回到家后,看着心爱的老黄牛,心里五味杂陈,他眼含热泪,嘴唇抽搐着道:“这是想害死我们一家,将我们一家扫地出门!”夫妻俩饭也未吃,水也未喝,便躺倒在了床上。

第二回 天人相欺路坎坷 迁徙偏又遭风雨

王仁夫妇睡在床上,反复沉思了一个下午,百思不解。王仁对夫人张氏道:“我们到底是招谁惹谁啦,这样给我们过不去!单凭刁三一伙也不至于干出这样的勾当。”张氏捣了一下王仁的肩膀,凑近王仁的耳朵道:“我看这件事与老三、老五有关,他们看着我们过得好了一点眼红,这回又受到了族长和娘舅的训斥,一定是怀着恶气让刁三一伙来整我们。”王仁疑道:“我想不会吧,咱和老三、老五家的事是咱王家的事,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张氏把脸一沉道:“你真是老实,脑子像个榆木疙瘩!你好好地想想,老三、老五整咱不敢明火执仗地去干,定是给了刁三一伙好处,借刀杀人。你还不清楚刁三一伙是人见人躲的无赖,这些人有奶就是娘,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他们啥时候讲过邻里乡亲,天地良心!你再想想,前几天咱往地里拉粪时绳子是拴在刁三家田地的路上,这次他又想把咱家的牛弄死,云鹏儿都看见了,不是他是谁!”王仁仍不解地道:“咱与刁三一伙无冤无仇,他虽对人无义,但与咱家也没有什么过节,见了面还是有说有笑的。”张氏道:“你再好好地想想,为什么老三、老五挨了族长和娘舅的斥责就接连发生了这样的事,依我看这两件事明面上是刁三一伙干的,暗地里都是老三、老五在指使。”王仁听了张氏的一番话,好像劈头浇了一瓢凉水,他突然猛醒,喃喃地自语道:“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这样看来,咱这个家在王河寨是待不下去了,他们是铁了心要把咱们赶走!否则,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下一次还不知干出什么事!唉,都说是骨肉同胞亲,我看还不如近邻,真是人心叵测,连兄弟们都坏了良心!”

王仁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想不通。但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下决心把家搬出去。几经思考,他想还是“道不远人,事以弟,求一退”为好。但往哪里搬他心中无数。因此,他决定清明节去虔诚地祭祖,请求先祖保佑指点。

第二天,王仁一大早就起来了。吃过早饭后,便到华峰镇赶集。他先是买了香表、鞭炮,接着又买了两份三鲜供:大活公鸡两只,鲜鲤鱼两条,鲜猪头两个。

另外又买了两份八样果钱,有桃酥、三刀子、羊角蜜、豆碴子、水晶饼、蜂糕、芝麻酥、大头鲸等。最后,又买了四样鲜果:香蕉、苹果、砀梨和红青等。各式供品均等分成两份,一份用以去宗祠祭奠先祖,一份用以去坟上祭奠父母。

翌日便是清明节。早上九点钟刚过,王仁便将买的供品装进礼盒,让家人张氏、儿子王祥、王喆和女儿王环梳洗整洁,穿戴整齐后一起去祭祖。王仁上穿青色丝绸棉袄,下穿青色棉布夹裤,外罩蓝色长衫,脚穿千层白底黑色织贡尼布鞋,头戴半新毛毡礼帽。夫人张氏重新梳挽了发髻,罩上了紫红色发网。上穿橙色丝绸棉袄,外罩紫红色缎子大襟长褂,下穿海蓝色棉绸夹裤,脚穿橘色缎子绣花布鞋,上绣芙蓉出水。王祥兄妹三人也都换上了过节时穿的新衣。礼盒由王祥、王喆二人抬着先行,王仁手提竹篮香表鞭炮随后,张氏和王环后面紧跟,一行先到宗祠祭祖。王仁、张氏亲自摆放供品,斟酒上香完毕后,王仁率先跪地献酒,张氏、王喆和王环随后跪地,张氏焚烧香表,王祥手持鞭炮在祠堂门外待命。只听王仁一声给列祖列宗叩头,王祥便点燃了鞭炮。头叩三遍后,王仁仍跪地不起,默默地含泪向祖宗述说家事,祈求列祖列宗保佑,指点迷津。这时,王祥放完了鞭炮,也赶快跑回来跪拜祖先,亦磕了三个头。

祭完列祖列宗后,接着便去祭拜父亲伯汉和母亲赵氏。一到坟前,王仁便眼含热泪道:“爸爸妈妈,今天是清明节,我们全家来看望您二老来了。”边说边摆放供品。斟酒完毕后,王仁则率先扑通跪倒在地,张氏及儿女也随后跪下。王祥仍是点放鞭炮,张氏焚烧香表,王仁给父母献酒三杯后哭泣诉道:“请父母饶恕为儿不孝无能,其一,是没有保住家庭,分了家;其二是家中不和,家业未兴。为了全家人的幸福,我决定退让一步,举家迁徙,另安新家,以求海阔天空,全家平安,日子升腾。因此,今后为儿就不能再经常看望二老了,还请二老多多原谅,并请二老多多佑护我们全家。”说罢又叩头三遍,掩泣而立,后方带领家人回家。

王仁决定举家迁徙后,他前思后想,虽然亲友不少,但能助自己一力的人不多。经过一遍遍地排查筛选,他觉得世交高祖德比较可靠。高祖德世居高家庄,在王河寨西,离王河寨十里。其人为人诚恳,刚正不阿,豁达大度,热心助人。高王两家老一辈的人缘也不错,其父高谦与父亲的交往甚密,情同手足。于是,便和张氏商量,明日即去拜访高祖德,以寻求帮助。